

新人新风

群众出版社



新人新风

西点出版

新人新风

本社編

群众出版社

一九六五年·北京

群众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便门内大街14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100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全国新华书店经售

经安印刷厂印刷

·
书号(总)211(文)131开本787×1092 $\frac{1}{32}$ 印张3插页1

1965年5月第1版 1965年5月第1次印刷

字数63千字 印数00001—50,000册

定价(4)0.28元

內 容 提 要

这是一本通訊集。文中所报道的都是我們社会里普通的工人、农民、机关干部、街道居民、商店营业员、服务员和少先队员的先进事迹。他們有的見义勇为、舍己救人；有的奋不顾身、保卫公共财产的安全；有的邻里相帮，以助人为乐；……事迹不同，崗位各异，但从他們身上却可以看到一种共同的优秀品德，看到我們广大人民精神面貌的深刻变化。

这些具有共产主义精神的高尚风格，在我們今天的生活中，犹如春天的花朵，万紫千紅，正在到处开放，每一个花朵上，都反映着我們伟大社会主义制度的胜利，都閃爍着毛泽东思想的伟大光輝。

目 录

急浪丹心.....	1
新一代的阶级友情.....	9
妻子双目失明以后.....	16
成渝路上全綫绿灯.....	23
是誰給我的晚年幸福.....	31
十一戶人家.....	34
难忘的旅行.....	46
紧急电话.....	52
一个背包.....	58
路不拾遺.....	64
龙口夺馬.....	68
最鮮艳的花朵.....	77

急 浪 丹 心

蕭波 遼宗 楚德 王文

一九六三年八月，四川营山县江輪木船運輸合作社的一只載重八十吨的大木船，到广元去运七十五吨盐巴。这只船的駕长是連續三年被評为安全模范的老駕长郑培亮。

嘉陵江上游，浪急滩险，又值洪水季节，这次航行有相当大的风险。临行前，党支部书记梅智华专门召集船上的十几个船工开了会，再三叮嘱：沿途要提高警惕，注意安全。郑培亮代表全船船工，满怀信心地向党支部保证：“請領導上放心，我們坚决完成任务，保证人、船、貨安全返航。”

接着，全船进行了紧张的准备工作，老駕长郑培亮亲自检查了船舵、船艙，在有漏縫的地方塞上竹蕊，敷上桐油石灰；副駕长祝明本检查了前梢；船工沈前明等检查了皮扣、橈桩、橈扁、拉藤。一切准备就緒，只待第二天起航。

郑培亮五十四岁了。他的二儿子叫毛娃，在小学讀書。这时，毛娃正放暑假在家，听說爸爸要放船到广元运貨，纏着要跟去。老伴周玉蓮說：“毛娃都十五岁了，也該让他在船上鍛炼鍛炼。把他丢在屋里，我在搞運輸工作，沒人管他，反把他耍野了。”郑培亮觉得老伴的話也有道理，征得領導同意，便把毛娃帶在船上。

船到广元，装上盐巴后，原想馬上开船往回运，誰知突然降了几天大雨，嘉陵江水猛涨，广元航管站封了渡。雨停

后，大家又焦急地等了一天，洪水稍退，才起碇返航。

临行前，郑培亮又召集船工开了一次会，对大家說：“現在是洪水行船，要加倍小心，特別是前面过岩佛寺險滩的时候，我把稳舵，你們抓紧橈，大家要齐心使劲，一点也分不得心！”他們又到船头、船尾，仔細作了一次检查。郑培亮又叮囑毛娃，好生坐在船艙里，不許出来乱走动。一切都准备好了，副駕长祝明本才解开纜绳，抽掉跳板，一篙竿把船撑离河岸。船順着嘉陵江的浪浪急流，向昭化河口急馳而下。

“难扶持”險滩

木船經過几道湾，躲过了几个滩，順利地駛到昭化河口。从昭化河口到岩佛寺險滩这一段河道，湾急，水猛，浪大。水到滩头，被礁石逼成了只有四五丈寬的航道。船到这里，必須順流来个大轉弯，勇敢而巧妙地冲破白河的激流巨浪，投到白河水的中心去，才能順着主流，冲过險滩。如果掌舵不稳，投不上白河急流，就会被冲到險滩前的迴水沱中，进退不得。即使投上了急流，一不小心或稍一花眼，船只也有被急浪打翻，或者冲撞在險滩礁石上的危险。解放前这里不知打翻过多少船，吞噬过多少人的生命财产。船工們給它取了个名字，叫“难扶持”險滩。

老駕长郑培亮当了二十多年船工，闖过无数的惊涛駭浪。二十多岁时，过“难扶持”險滩，他亲眼看到人們一次就从河里撈起一百多根桅杆，有一次还看到船工祝子云过滩时沒有投上流，船触礁沉沒，人也淹死了。解放后，他当駕长，每次駕船过滩都特別小心，枯水天气，他要停船涉水看看水的深浅；洪水天气，有时也要登岸先看水势。过滩的时候，

他全神貫注掌穩舵，双眼緊盯住前面的河水，看明深淺、流向、速度。因此，三年來，他駕的船安全渡過了無數險灘，連年被評為安全模範。

這次過“難扶持”險灘，他更是小心又小心，拉空船行上水的時候，他就留神探測了航槽。啟航時，他又和全體船工共同研究了過灘的辦法。船離“難扶持”險灘還有一里遠的地方，廣元航管站設在這里的防險指揮部的灘師張永和，就在灘上用廣播筒大聲打招呼：“老鄭啊，今天白河水大得很，要使勁投上急流，打不得埋頭，打了埋頭就拿不起來呵！”鄭培亮聽了，馬上吩咐船工們：“大家使勁扳橈，來個人幫舵，準備投急流！”

船工劉世連急忙過來幫舵。他站在鄭培亮後面，緊緊地握住舵把。艙里的鄭毛娃聽到灘師和爸爸的喊聲，也鑽出艙來幫爸爸掌舵。“毛娃，快回艙去，船要過灘了，危險！”鄭培亮把兒子吆喝回艙。

這時，船開始投白河水了。船工李玉倫喊起了號子：“加油干呵，往上沖……”十幾個船工用盡全身之力扳動橈扁，鄭培亮和劉世連曲起背使勁扳舵，滿船響起了“嘿着！嘿着”的雄壯有力的吼聲，壓倒了江濤的咆哮。

毛娃看見爸爸和劉叔叔扳舵很吃力，忍不住又從艙里鑽出來，站在舵把下的艙板上，抓住舵把上的繩子，使勁地幫助拉舵。鄭培亮兩眼全神貫注地盯著江水，根本沒有看到毛娃從艙里出來。

船在江中，掌舵一人！

十幾只橈扁緊張地翻動，有力地拍打著江水，推著船迅

猛地冲进了白河急流。巨浪像无数奔腾的野馬，瘋狂地冲击着船舷。猛然“咔嚓”一声巨响，舵叶被急浪打飞了一大块。舵把猛地来了个九十度的大轉弯，把郑培亮和刘世連打翻在艙板上。船失了舵，馬上乱轉起来。郑培亮翻身跳起，猛地抓住舵把。这时，河里突然传来急促的呼救声：“爸爸救命！”原来毛娃被舵把打下水去了。

“赶快救人！赶快救人！”船工們看見毛娃落水，都慌了手脚，无奈大家水性都不好，在这急流巨浪处，不便跳下水去搶救。郑培亮心里又急又痛。凭他三十多年穿江走海的本事，本来可以下河救起儿子，但这时后舵失灵，船被急流冲得搖搖摆摆，正向险滩撞去，哪有时间去救孩子。在这紧急关头，郑培亮脑子里猛然閃过一个念头：船在江中，掌舵一人！国家把十几个船工、一只大船和几万元的貨物交給我，我哪能丢手不管。我不能只顾救自己的儿子，不管阶级弟兄的性命和国家财产！

想到这里，郑培亮压下心中的焦急和悲痛，双手抓住舵把，斬釘截铁地吼道：“注意，救船要紧，莫管娃儿！”他立即命令几个人去扳前梢，以梢带舵，拼命把船往急流上抬。船还是正不过来，郑培亮又叫刘世連和刘兴福用两根橈扁架在船尾帮助后舵。这样，才逐渐把船身抬正，使船順着航槽，一泻而下，冲过了“难扶持”险滩。

过滩后，水势仍急，船像一支离弦的箭，把落水的郑毛娃远远地丢在后面，沿途两岸不是滩，就是乱石，没法停船。船工們凭着机智勇敢，坚持以桨带舵，又安全地通过了龙爪湾、王馬池、算錢棧、桂溪河等几道险关。当天下午，平安地到达下游八十里的劍閣县复兴場。

船在复兴場靠岸后，郑培亮一面帶着船工到处买木料修舵，一面給广元航管站打电话，报告木船出事和儿子落水的情况。

无论如何要找回來

广元航管站干部何胡德接到电话后，立即通知从广元到蓬安港的大小船只，沿途注意搭救。他自己又亲自帶三四个船工，駕了一只小船，沿江而下，打探毛娃的下落。

就在同一时刻，郑培亮船上的船工，举行了一个紧急会议。船工刘世連說：“郑駕长为了搶救我們全船人的生命和国家财产，不肯丢船去救娃儿，現在船脱險了，我們无论如何要想法把他的娃儿救回来！”“对，我們分头去找！”会后，船工伍家茂、教文才等人馬上沿江岸往上游走去，一路打听。

老駕长郑培亮认为水那么大，浪那么急，毛娃肯定沒救了，再打听也是白白耽誤時間。运盐的任务很紧，舵修好后，他把心一橫，就对船工們說：“不用再打听了，走，把貨运去再說。”于是船又启碇，一直开回蓬安。

郑毛娃落水的消息，早由从广元下来的另一只船的駕长任以民帶回蓬安。毛娃的媽周玉蓮正在江边担煤炭，听到这个噩耗，脚一軟，就坐在地上大哭起来。邻近的船工家屬都来安慰她，把她扶了回去。营山江輪木船运输合作社党支部书记梅智华和社主任祝继猛得了消息，也赶来安慰周玉蓮。“江中来往船多，落水不見得就淹死了，我們一定負責給你打听到毛娃的下落。”祝继猛說完話，就三步当两步赶到江边，順江向上游走了一点多钟，才碰到一只从广元下来的船，沒有問到实信。第二天一早，他就坐汽車到广元找毛娃去了。

• • •

如果不是党和毛主席……

郑培亮的船安全驶回了蓬安港，办完了货物的交卸手續，拖着沉重的脚步往家里走。他边走边想，这次险滩飞舵，船救回来了，国家财产沒有受到損失，总算对得住党。可是想到毛娃，心就凉了。多好的一个娃娃呵！現在自己独自一人回家，怎样向老伴交代？他禁不住落下了眼泪。

“你这个老背时的，把娃儿給我丢到哪里去了，还我的毛娃来！”周玉蓮見郑培亮一进门，就和他吵了起来。

“毛娃他媽，是毛娃不听话，他被舵把子打下水去了。”

“你就不曉得下河去救他，你这个老背时的……”周玉蓮是深知老头子的水性的。

“船上有十几个人、十几万斤盐巴靠我掌舵呵！”郑培亮辯解道。

“你不曉得找个人帮你掌一下舵……”

“船在‘难扶持’险滩中間，舵叶都冲飞了，我不掌舵誰来掌这个舵？船上有十几个人的性命，几万元的盐巴，十多个人水性都不好。为我一个娃娃落水我敢丢手？”

是啊，十几个人的性命，国家几万元的财产，比一个娃娃更要紧。老伴似乎被这个道理說服了，一下开不起腔。她抽抽噎噎哭了好一陣，又說：“你不想一下，我們过去受过多苦，养大个娃娃多不容易啊！”說罢又伤心地哭了起来。

老伴这几句話像針一样刺在郑培亮心上，无限辛酸的往事，一幕幕勾上心来。

郑培亮出身貧农，九岁就給地主放羊割草，挨打受罵，十八岁就拉船。他脚刨石头手扒沙，风里来雨里去的，做的

是牛馬活，吃的是豬狗飯，打光棍到三十五歲才成家。自己拉船掙的錢連自己的嘴巴都糊不住，哪能養家。又怕國民黨拉壯丁，經常不敢落屋。大娃兒鄭朝良和毛娃，都是靠妻子周玉蓮割草賣，打點合合米，扯些豬鼻孔，飽一頓餓一頓拖拉大的；兩個娃兒都拖得皮包骨，幾乎餓死。解放後，鄭培亮入了社，先後擔任隊長、大隊長和社管理委員，老伴也有了工作，大兒學會了打鐵，毛娃也進了學校，還有三個娃兒也長得好，全家生活過得幸福。眼看毛娃就要成人得力了，淹死了怎不叫人心疼呵！但是，他又轉念一想，如果不是黨和毛主席，我們能夠過這樣幸福的生活嗎？不說一個毛娃，就是十個毛娃，恐怕也活不了一個……

想到這裡，鄭培亮盡量使自己心情平靜下來，低聲細語地勸慰老伴：“毛娃他媽，你要想寬些，想想過去的苦，看看今天的甜，不要忘記了黨對我們的恩情呵……”

鄭培亮的話突然被一個稚氣的聲音打斷：“媽，你哭啥？我回來了。”老兩口回頭一看，只見他們的兒子毛娃，正興沖沖地跨進門來。老兩口一霎時都怔住了。周玉蓮抬起老淚縱橫的臉，凝視着兒子，嘴唇顫抖着說：“毛娃，你回來了，你是怎樣回來的？快給媽說。”她一把將毛娃攬在懷裡。

原來毛娃落水以後，就大喊爸爸救命，可是，浪濤聲把他的聲音淹沒了。木船直往前奔。這孩子生長在江邊，會几下“狗刨水”，就游着水去趕船。誰知船投上急流，轉瞬就沒了踪影。他被急流沖了兩三里路，沖在左岸的一個迴水沱裡。他拼命想游出來，總游不出來，一連吃了几口水。他用力掙扎着，高聲呼救。

正在危急的時刻，恰巧蓬安海輪木船運輸合作社的主任

馮正富駕着一只船下来了。他們听見迴水沱里有人呼救，赶忙把船駛近，一看是郑毛娃，又惊又喜。他們冒着危險，把船駛进迴水沱里，馮正富拿着篙竿，向毛娃伸过去。毛娃鼓足力气，游过来抓住篙竿，被人們救上了船。

毛娃上船以后，船工叔叔們都来慰問他。駕长陈玉赶忙脫下自己的衣服，給他穿上，把他的湿衣換下烤干；船工李德貴馬上淘米煮飯給他吃。郑毛娃就在人們的热情照料下，平安地回到家里。

新一代的階級友情

吳全美

應該把他收進來

一九六二年九月一日，江西萍鄉市北星小學招收新生的考試處擠滿了人。小朋友按照次序挨個進行口試，考完了的，拉着媽媽或者奶奶的手蹦蹦跳跳地回家去了。

“趙向陽！”李老師向門外喊，立即就有一個高個子的人背進一個小朋友來，腋下還夾着兩根拐杖。進了考試處，小朋友撐着拐杖站定了，準備接受老師的考試。

“你是趙向陽嗎？”李老師看着雙腿殘廢的新生懷疑地問。

“是。”

“能走路嗎？”

趙向陽驟然地低着頭，不講話了。

“能走几步。”高個子的父親幫着兒子回答。“向陽，你走几步給老師看。”

他完全依靠兩根拐杖撐在腋下，在房子裡移動了几步，不但很慢，而且吃力。

李老師腦子裡出現了一個念頭：這樣的学生不能收。她對家長說：“趙同志，他兩腿不能走路，怎樣來學校讀書呢？這可不是一两天的事呀！”

“老師，請收下吧。這孩子已經十歲了，得讓他識幾個

字，将来长大了，也能担任一份工作。别让他像我一样，小时候没进过学校門，不識一个字。”

家长恳切的要求，打动了李老师的心。收吧，学校和小朋友本人有很多难以設想的困难；不收吧，难道让这新社会成长起来的孩子做个文盲嗎？”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呢？”李老师問家长。

“縫紉工人。在旧社会，我家里很穷，十一岁就当学徒。”

赵向阳的考試成績很好。李老师最后說：“我們研究决定后，再通知你吧。”

当天晚上，学校召开行政會議，也討論了是否录取赵向阳的問題。这件事引起了爭論：有的贊成录取，有的反对，有的模棱两可。最后校长說：“小学教育是普及教育。赵向阳的两条腿坏了，但他脑子沒有坏，他的耳朵能听，眼睛能看，嘴会說話，手会写字。我們應該把这位工人的儿子收进来。我們必須記住，学校要向工农開門，教育要为无产階級政治服务。”

几十条劲健的小腿支撐着他

赵向阳入学了。他編在一（甲）班学习，学校特地把这个班的教室設在楼下，而且离校門也最近。他父亲早晨背他来上学，中午送飯来，晚上又帶他回家。这对一个工人同志來說，在時間上和思想上确实是負担很重，但这也沒法啊，作为一个父亲必須承担这种責任，何况期待儿子学习好了，将来也能够为人民做一份力所能及的工作哩！

一（甲）班班主任是一位有經驗的教师，他勇于承担了教育赵向阳的重担，但也預感到教学中的艰巨性。从开学的

第一天起，他就向全班五十名启蒙的小朋友进行深入浅出的阶级教育和道德品质教育。比如说：好好学习，团结互助，不要嘲笑赵向阳是残废，要帮助他解决困难等等。这群刚刚离开父母身边的孩子渐渐地懂得了一些道理。在孩子们的心灵里，播下的红色种子，渐渐地发芽生长了。

贫农家庭出身的饶奇林，看到赵向阳行动艰难，整天坐在位子上，心里很不安。他想起了父亲讲给他听的一些事情：一九五七年父亲外出推炭，在路上遇见一个陌生人昏倒在地，原来是中了暑。他对病人千方百计地进行急救，把自己一筐炭寄在路旁的村子里，用車子推着病人走了十里山路送回家。还有父亲冒着生命危险从铁桥上抢救老婆婆的事和母亲半夜送邻居上产院的事。父母的行为像波涛一样，在他的心灵中翻腾着。饶奇林有心帮助这位不能行走的同学，他们很快认识了。一天，饶奇林问赵向阳：“你身体很重吗？我背你试一试。”九岁的饶奇林背着他在教室里来回走着，虽然没有转两回就累得上气不接下气，但还是鼓起劲头，自信地说：“我背得起。”就这样，饶奇林天天背他行走，饶奇林的腿变成赵向阳的腿了。

转业军人纪德财的儿子纪东江，从有记忆以来，父亲助人为乐的事迹就耳濡目染了。他听过父亲讲解放军阶级友爱的故事。在艰苦的战斗年月里，父亲将自己的补贴费送给贫穷的老乡；宁肯自己忍饥挨饿，将仅有的一点干粮让给战友。现在看到饶奇林在帮助赵向阳时，心里豁然开朗了，他就第一个默默地响应，分担饶奇林天天背送赵向阳同学的担子。

过些日子，帮助赵向阳的同学越来越多了。彭建萍、杨兴国、邓大义、宋堂建等几位小朋友也来帮助，两腿残废的